

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

县中头雁教师

生于山村、早年家境贫寒，四川省达州中学教师潘光东深知农村孩子求学的不易。成长过程中，父母因缺乏文化处处碰壁的艰辛、儿时玩伴早早辍学务农的无奈，让他对农村学子有推己及人的共情，对县域教育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感。

选择成为教师那一刻，潘光东就下定决心：在家乡，帮助更多像自己一样的孩子，用知识改变命运。“回望从教之路，我的育人初心从未改变；展望未来，我愿继续发光发热，携手同仁并肩前行、潜心育人。”他说。



潘光东： 在家乡， 帮助更多像自己一样的孩子



潘光东给学生上课。

本报记者 王浚录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“知识改变命运”

从寒门学子到骨干教师

达州市达川区石桥镇高顶子村坐落于群山高处，1978年，潘光东出生在这里。山村孩子的童年记忆里，已经印满生活的艰辛。他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，靠着几亩薄田维持生计，凌晨4点便要出发赶往镇上卖菜。在学校读书时，他自带米饭，配着自家腌制的盐菜下饭，5分钱一碗的豆花，是他初中时对零食的奢望。

“再苦再累，也要让你们姐弟俩读书。”日子拮据，他的父母却从未放弃让孩子读书的念头。求学路上，潘光东一边刻苦读书，一边帮家里干农活，深知唯有努力学习，才能走出大山，不负父母期盼。

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成了潘光东刻苦读书、立志从教的强劲动力。1995年，他考入达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。1998年毕业后，他入职原达州第二中学，开启教书育人生涯。从教之初，潘光东主动向学校老教师请教，甚至邀请其他学校老师来听课指导，不断打磨自身的教学能力。他深知专业能力是立身之本，2000年至2003年，他在工作之余努力学习，顺利取得四川师范大学本科文凭。

少年时，因路途遥远等原因，未能进入县城中学求学，是潘光东心里一直的遗憾；从教之后，当一名优秀的县中教师，便成为他的奋斗目标。2008年8月，他在公开选聘中，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、出色的试讲表现，如愿进入达州中学(原达州中学)。

“来到县中，我既激动又忐忑，这里的优秀教师比比皆是，我唯有加倍努力，才能站稳讲台、不负初心。”为了磨砺自己，潘光东主动请缨，带3个班的数学课并担任班主任，每天泡在教室与办公室，寒冬裹着被子备课、批改作业，深夜还在家钻研教学方法。这样的认真与执着，换来了硕果累累。他从普通教师迅速成长为教科室主任、年级主任，2022年升任副校长，2024年获评正高级教师。

“必须懂教学、抓教学”

从潜心育人到引领团队

28载教育生涯，潘光东始终坚守在数学教学一线。在他看来，数学教学不能“填鸭式灌输”，而要“分层施教、精准赋能”。他认为：

“不同层次的学生，目标不同、需求不同，教学方法必须因人而异。”

针对中等层次学生，他聚焦基础，确保基础题不丢分、中档题拿稳分，让学生学有所获。面对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，他采用探讨式教学方法，鼓励学生主动思考、大胆发言。“拿到难题，我先让学生分析，找准题眼，思维‘短路’了就一起找原因、突破难点。我还鼓励一题多解、一题多变，激发学生思维。”潘光东笑着说，“有时候学生想出的方法，连我想不到。及时鼓励，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，也能增强他们的信心。”

潘光东坚信，教数学既要传授知识，更要塑造健全人格。数学核心素养的本质，是从解题到解决问题，是从知识、方法升华到思想。“数学不只是公式、定理，更重要的是函数与方程、分类讨论、数形结合等数学思想，这些思想摸不着、看不见，但领悟了，就能游刃有余地解决各类问题。”为此，他将核心素养融入日常教学，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与严谨细致的习惯，“数学有因有果，做人做事也要有理有据、周全严谨，这就是数学对学生三观塑造的重要意义。”

2015届有位学生，家境贫寒、性格坚韧，展现出对数学的浓厚兴趣。潘光东鼓励其挑战难题、突破自我。经过悉心辅导，其数学成绩大幅提升。后来，这位学生考入西南财经大学，深耕财务领域，受益于扎实的数学基础，在学习和工作中得心应手。这位学生说：“是潘老师的鼓励，让我敢闯敢拼，这种影响，我将受益终生。”

成为教学管理者后，潘光东既抓教学质量，也注重团队成长。担任年级主任期间，他每天6:20起床，深夜11点半后才休息，巡查课堂、督导纪律、排查安全隐患，带领年级组创下优异成绩。升任副校长后，潘光东分管高三教学。“必须懂教学、抓教学，才能引领教师成长、提升办学质量。”他摒弃行政化命令，以激励为导向，组织开展命题大赛、公开课、同课异构等活动，激发教师内生动力，形成“比学赶超”的良好氛围。

“青年教师是学校的未来，只有他们成长起来，教育才能持续发展。”潘光东格外关注青年教师的成长，实行导师制、走班制，围绕备课、上课、评课等环节悉心指导，为青年教师提供公开课、教学竞赛等展示机会，手

把手帮助其打磨教学技巧、积累教学经验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一批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，成为学校教学的中坚力量。

“我的根在达川区”

从扎根县中到辐射全域

扎根教育一线近30载，潘光东见证了学校的发展，也深刻感受到县中的困境。“优秀师资外流、硬件设施不够完善、教研相对滞后，再加上升学任务，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县中的发展。”他说。

“县中的出路，在于找准自身定位，深耕课堂主阵地，充分调动教师队伍活力，同时整合利用各类外部资源。”潘光东认为，要用管理补齐资源的短板，做适合本地的教育，既为学生升学铺好路，也为其长远发展奠基，再进一步吸引毕业生返乡就业，实现教育与地方发展的良性循环。

如今，利好政策的陆续落地、教师与学生的双向奔赴，让潘光东对学校的未来充满信心。他坚信，县中一定会突破困境、实现振兴，而他也愿意始终坚守在这里，做县中振兴路上的实干者。

2025年，潘光东入选首批全国县域普通高中头雁教师岗位计划。他把“引领辐射、团队成长”作为核心任务。“成为‘头雁教师’后，我深感责任在肩，争取做好管理与引领的协同统一。”他表示。

结合达州中学5个市级、11个区级名师工作室的实际，潘光东牵头建立学科专业发展共同体，搭建县域教师成长平台，打破教师单打独斗的局面，推动团队共进。通过精品课打磨、真题研究等方式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教学成果。

为推动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潘光东常态化开展送教下乡活动，定期走进达川区其他学校，深入课堂听课评课，精准诊断教学痛点，分享分层教学、高效课堂构建等经验。

数十载潜心育人、用心付出，潘光东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良好口碑。他也曾收到省城名校的橄榄枝，优渥的条件令人心动，可学生的一句“老师，您不要丢下我们”，让他毅然选择留下。“被学生需要、被学生信赖，是千金难买的幸福，我的根在达川区，我愿意做家乡孩子们追梦路上的引路人。”这是他的初心，也是他的行动。

做教育的“痴心人”

■ 德阳市华山路幼儿园 宋紫薇

2015年，我幼师毕业，在成都一所公办幼儿园工作。4年后，我考到一所乡镇小学附设幼儿园。同事不理解：“好不容易从县城出去，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
我说不清楚。只听见心里有个声音：去更需要你的地方。

第一天走进教室，十几个孩子齐刷刷看向我。他们的眼睛亮亮的，却又带着点怯生生的光。他们偷偷打量我，可每当我转过头，他们又迅速低下头，躲闪到一边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班里20多个孩子，有一大半是留守儿童。有的孩子一年才能见父母一面。爷爷奶奶能管吃饱穿暖，却很难给一个“想撒娇就撒娇”的怀抱。

就是从那天起，我开始“痴”了。我痴于想：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？我痴于试：怎样让他们愿意靠近我？我痴于等：等他们慢慢打开心门。

两个月里，我利用周末和放学后的时间，把班上所有留守儿童的家庭走访了一遍。家访的路不好走，最远的一户，我走到的时候天都黑了。孩子的奶奶拉着我的手：“宋老师，你真来了啊？”她眼里有泪花。

孩子们午休，我就给他们讲睡前故事。讲到一半，一个平时话很少的小女孩，半睡半醒间，突然含糊地喊了一声：“妈妈……”

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。我不敢呼吸，怕惊醒她。

那一声“妈妈”，我记到今天。那不仅是感动，更是确认——确认我走对了路，确认这就是我要守住的。

班上有个小男孩，让我真正明白什么叫“痴心”。

他刚来时一句话不说，也不跟任何人玩。

我没有放弃，而是默默观察他。我发现，他特别喜欢看蚂蚁搬家。于是我也蹲下来，陪他一起看。

前两天，他不理我。第三天，我指着蚂蚁说：“它们搬的是饼干屑吧？”他没说话，但看了我一眼。第四天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就安静地蹲在他旁边。到了第五天，他突然拉了拉我的衣角，说：“宋老师，蚂蚁搬不动那块饼干。”

那是他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。我差点跳起来。

后来他慢慢开口了，也愿意跟小朋友玩了。毕业那天，他主动抱了我。他妈妈说：“宋老师，你是第一个让他开口的老师。”

教育哪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？无非就是，老师愿意等，学生就愿意走出来。

2025年，我调入城里的公办园，担任保教主任。

城市的孩子们有更好的条件，但他们的“不容易”是另一种——有的孩子日程被安排得太满，几乎没有自由玩耍的时间；有的孩子被塞进了过高的期待里，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看脸色。

我开始重新思考：“痴”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
在乡村，“痴”是陪伴——你陪着，孩子就敢往前走。在城市，“痴”或许是“留白”——给孩子留出呼吸的空间，给老师留出观察的时间。

现在，我的角色又变了。我不再直接带一个班，而是带着20多位老师一起往前走。

我带着老师们做园本教研，讨论“怎样才算真正看见孩子”；我带着年轻老师去家访，就像当年我自己一家一家走那样。

我把自己“痴”的故事讲给她们听：教育，从来不在宏大的口号里，而在我们蹲下来的那一刻。

痴，是对教育的热爱，是付出，是愿意把自己点燃。守，是对孩子的坚守，是责任，是哪怕再难也不转身离开。

得以为师，三生有幸。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，无论站在讲台还是幕后，我愿永远做一名教育的“痴心人”——痴心守护，守望始终。

与其下「战书」，不如发「聘书」

■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华清小学 王丹

周二的语文课，原本要录一节教研课。课前，我与孩子们约法三章：积极发言、有序讨论、但不要随意告状。心想万事俱备，只待上课铃响。

那节课，我带学生学习了《敕勒歌》。刚解读完“敕勒川，阴山下”，课堂便掀起了波澜——小泽的手像飘扬的旗帜一样在空中挥动，口里一声比一声急切地喊：“老师，老师……”小泽更是离座而起，手臂高举伸长的程度都快直冲到讲台上来了。

我赶紧用眼神示意此时正在录课，又做手势劝阻他们先坐好，可全然无效。他们十万火急似的，非举手一吐为快不可。

我便叫起小泽：“老师还没提问，你要说什么？”

“老师，我知道‘穹庐’就是蒙古包！蒙古包是用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我心底的火山轰然喷发：“你听到老师讲到这里了吗？你抢在所有同学前面把答案说完，其他同学还思考什么？难道课堂只是你展示预习成果的舞台吗？”

子弹般的话语射出后，教室里骤然安静。小泽的头深深埋进臂弯，像被

霜打蔫的茄子。小宸和几个经常举手的孩子，也都缩回了手。课，勉强继续。但节奏已乱，我心绪杂乱。直到下课铃响起解救了我。

课后，我叫来两个孩子。怒气渐消，看着还耷拉着脑袋、脸上缺少生气的小泽和小宸，我内心也愧疚不已。

我放缓声音，说：“你们爱读书、会预习，这特别好，老师很欣赏。但课堂是所有人的课堂，老师要带领大家一起学习、思考、讨论。不能你们知道的，就一股脑儿倒出来，不给其他同学思考的时间，下次老师提问，先请其他同学回答，最后再请你们补充或拓展，好吗？”

或许是看到老师气已消，或许是也意识到问题所在，只见他俩齐齐点头，眼睛亮亮的，脸上也由阴转晴，似乎恢复了以往的生机。

可我心里仍不是滋味。问题真的解决了吗？预习多的孩子，要么抢答压制他人，要么因“早已会了”而神游。如何让他们在阅读积累流动起来，既成全自己，也照亮他人？

那晚，我又翻开玉米老师的《我们的班规只有一条》，读到她请学生当“小老师”的篇章，心突然被点亮。我们是

“向日葵班”，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棵面朝太阳、心纳阳光的小向日葵，为什么不带领他们互相照耀、灿烂彼此呢？

次日语文课，我在手机上拟了3份聘书。

刚一上课，我便郑重宣布：“现在我要在咱们班聘‘语文学习小导师’，第一批有3位，任期10天。职责有三——”

此时，课堂静悄悄的，孩子们眼睛睁得圆圆的，耳朵也仿佛竖起来了。

“第一，预习时要标记自己遇到的难点，可以是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，也可以是难写或易错的字，要提前告诉我，助力老师备课；第二，课堂上专注倾听，可对老师所讲、同学所回答的内容进行思辨质疑，下课可与同学切磋或找老师讨论；第三，进行课后拓展补充，需广泛阅读方能胜任。”

我再三思考过，聘任“语文学习小导师”是利己利人的事情。一则备课要备学生，小导师们预习遇到的问题，能够助我备课一臂之力，解决学生实际的学习问题；二则锻炼学生的倾听、思辨能力；再者给了阅读量大、表现积极的同学一个输出、表达的机会，并且会鼓励他们更加热爱阅读，逐步走向深度阅

读理解。

我念出小泽、小然和小乔的名字。他们走上前，接过了“聘书”。教室里响起掌声，那些曾被“子弹”击中的“蔫茄子”，此刻都挺直了背，眼里发出了光。

“老师不公平，小导师都是男生。”一道不满的声音飘进我的耳朵。我心中暗喜，要的就是这效果，学生不服气就会努力争取，聘期只有10天，每个学生都有机会，学无止境嘛。

至于第一批小导师的表现如何，还要静待佳音，毕竟，我想让孩子们明白课堂上回答问题不在于毫无思考地抢答，而是先学会倾听，再有针对性地互动；并且让独白少一些，让对话多起来；最好是让许多原本沉默的孩子开始举手——让他们也接过那封“聘书”。

原来，与其给学生下“战书”，在压制与反抗间僵持，不如发一封“聘书”，把那些跃动的能量收编成“友军”。驯服孩子，不如邀请他们看见自己的光，并学会用这光去照亮更广阔的地方。

“聘书”虽只有薄薄一张纸，但它轻轻撬动了我们师生相处的方式——从“我压制你”，到“我与你一同经历学习，看见成长”。